



厝边年味

劈甘蔗迎新

□黄颖

闽南有句俗语:“腊月甘蔗倒尾甜。”意思是农历十二月正是甘蔗采收季,整根甘蔗从头到尾都很甜,这句话也被老一辈人用来形容苦尽甘来。过去迎接新春到来,一些本地人还会按照传统年俗,买几根长甘蔗“守门”。这个习俗在《温陵岁时记》中也有记载:“除夕人家以甘蔗置门侧,殆取渐人佳境之意。”



(CFP图)

腊月出门,总能遇到几个卖甘蔗的小摊,摊主都是推着一辆三轮车,上面摆满成捆成捆的甘蔗,有青皮的,也有紫黑皮的,都是连根带着叶。这些甘蔗笔直挺立很受欢迎,因为民间还有甘蔗“挺一挺,腰骨直”的说法,以前不少长辈都爱买这样的甘蔗回去当年货,送给孩子们尝鲜,也寄托美好祝愿,期盼家里的孩子们都能快些长高,长大后身材也会像甘蔗一样挺拔。

以前临近除夕,父亲总会去街上买几根甘蔗回来放着。这时家里的小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,不能吃,因为这些是“守门蔗”,过年前不能碰。于是孩子们都数着日子,盼着迎来正月,找一天阳光灿烂的日子,就可以让大人分甘蔗了。父亲每次都站在天井中,一手拿着菜刀,一手扶着甘蔗,先是将甘蔗头的叶子砍下,再将甘蔗皮细细削掉,接着就着“节眼”把甘蔗分切成几段。之后,孩子们便一人拿一截,一起凑在日头下,开心地啃着汁水四溢的甘蔗。

除了分食甘蔗,以前过年时还能围观劈甘蔗的热闹场景。早年间,劈甘蔗是许多年轻人热衷的春节活动,通常是几个好友凑钱合买一根甘蔗,再备一把砍刀,然后找一块靠近台阶的空地,轮流比试劈甘蔗的技术。既然是比赛,就得有规则,首先要将甘蔗立在地上,准备劈甘蔗的人站在台阶上,比立起的甘蔗略高即可。之后仅用一只手拿刀,先用刀尖压住甘蔗的顶端,听到“开始”的指令,再抬手挥刀,手带着刀还得在空中画个圈,趁甘蔗未倒,迅速一刀劈下。这个过程中,另一只手不能抬起帮忙,否则就算违反规则。那段劈下来的甘蔗也归持刀人所有,如果甘蔗没劈断,还“藕断丝连”,就不算成功。倘若砍刀反被甘蔗“咬”住,也得等下一轮再显身手。擅长劈甘蔗的人,往往拿刀的手腕一沉,刀锋随即便顺着甘蔗皮的纹路直下,

转眼间就能把一根细细的甘蔗劈成两半。每次见到这个情景,围观的人都会拍手叫好,赢下甘蔗的人也不吝啬,总会大方地把甘蔗分切成段,再招呼大家一起来吃。

如今,年纪渐长,甘蔗有些啃不动了,加之搬到楼房居住,楼层不似过去那般高,我便没再买过整根甘蔗来“守门”。不过腊月出门采购年货,瞧见甘蔗摊,我还是会下意识多望几眼。只是现在卖的多是削好皮、切成段的甘蔗,装在透明盒子里,吃着方便,却少了几分当年的模样。我偶尔买回一盒处理好的甘蔗,让孩子尝尝,看他吃得香甜,我又会忍不住讲起小时候守着甘蔗等过年、看大人削蔗皮手劈蔗、比谁一刀能劈得利落的场景。孩子听得津津有味,我也借着回忆往昔,重温那些像甘蔗一样甜丝丝的年味。



(吴明哲撰 陈伟平书)

贴春联

□王东城

泉州人贴联的日子,通常选在除夕或者腊月廿九。家里添置新春联是大堂哥的“专属任务”,他在县城工作,每次都会提前几天,请单位擅长书法的同事挥毫写就,等放假了,再将新春联与年货一同捎回老家。

贴春联的地方,是那座陪伴家里几代



(CFP图)

人的“五间张”老厝。每次贴春联都是一群人,几乎家里的小辈们皆会上阵,场面甚是热闹。因为在小辈中我算是年长的,“排兵布阵”的差事,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。只要长辈们提醒该贴春联了,我一定会扯着嗓子开始分派任务,然后大家便热火朝天地忙活起来。

当然,我这个“工头”不会只站着指挥,撸起袖子参与其中才是正理。头一件事便是去厨房,帮忙调制贴春联的“胶水”,也就是一碗加了水的地瓜粉浆糊。起初我没经验,直接舀了一碗冷水调粉,没想到搅出来的浆糊白生生的,黏性很差,涂在对联上,贴上墙后没多久就往下滑,压根粘不牢。大伯瞧见了,笑着指点说:“要用开水调,浆糊的黏性才会好。”我听后调整了水和地瓜粉的比例,一番折腾,可算弄好一碗稠度正好的浆糊,将它刷在联纸上,果然使之稳稳地与墙壁、木柱“相拥”。

接着要给春联“安家落户”了。大堂哥带回的七副对联,要分出主次。我先挑出两副尺寸小的交给堂弟堂妹,让他们拿去贴在侧门上。又从剩下的五副对联里,选

出两副适合贴在正厅和大门的。余下的三副,都留给上下落的柱子。我有时还自夸:“在短时间内,给不同内容的春联指定张贴的位置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贴春联时,我又要仔细把关,反复叮嘱哪张是上联、哪张是下联,生怕弟弟妹妹们弄错了。

老厝的正厅门框最高处近八米,贴春联时得爬上木梯才能够着。每次我都得一手攥着横批,一手扶着梯子,小心翼翼地往上爬。越往上,梯阶越窄,偶尔低头瞥一眼地面,心头还会发怵,生怕摔下去。但这份担心有些多余,毕竟梯子下方,总有堂哥或堂弟帮忙扶着。

等爬到高处,我会先站稳,再伸手将墙上残留的旧联纸撕干净,接着对照旧痕,找准贴春联的位置。“歪了,往左挪一点。”“不对,靠右些。”耳边传来七嘴八舌的指点,我不得不移动手里的横批,直到听见一声“妥了”,才将联纸轻轻贴在墙上,随后手掌还要顺着纸面向四周按压,好让浆糊与墙面紧密贴合。上上下下折腾几趟,正厅的对联总算贴好,但屋里的一

些土墙容易“吃浆”,联纸刚贴上去就会翘边,我又要再爬上梯子,补刷浆糊,或是用几颗钉固定联纸。

今年三叔心血来潮,特地拼接了一副长春联,用的联纸长度比普通的多出大半截。见我对着这副长春联犯愁,不知该如何贴,五叔大手一挥,说:“这事简单,我来。”只见他拿出激光定位仪,先在墙上投射出一道笔直的绿线,接着搬来一张八仙桌,在桌上铺好纸,再将木梯稳稳支在桌上,并让梯子顶端斜靠墙面。等我们几个小辈上前扶稳梯子,五叔便拿着对联,踩着梯子往上爬,只见他循着那道绿线,对齐、抚平、按压,动作一气呵成,不一会儿,那副春联就端正地贴在厅墙上。

终于,家里各处的春联都贴好了,忙活了半天,看着眼前的成果,大家都松了口气,脸上的笑意也藏不住了。老厝虽旧,但被这一抹抹红映衬着,显得格外喜庆。时而风掠过檐角,鲜亮的红纸看起来也仿佛透着光,不仅照亮了归家人的路,也点燃了每一颗盼团圆的归心。

年味的“千钧”

□孙翊伦

往年这时候,该是我踏上开往家乡的火车,车厢里挤挤挨挨的,都是和我一样的归乡人。今年却不同,腊月廿七的傍晚,我赶到车站,为的是接父母,他们要来这座城市陪我过年了。

火车终于到站,见乘客们陆续出站,我赶紧抬头张望,寻找熟悉的身影。穿过喧闹的人群,父亲先看见了我,隔着老远便扬起了手,母亲跟在他身后,笑脸盈盈。父母这次带来的行李不少,两个鼓囊囊的编织袋,用麻绳捆得很结实。见我好奇袋子里装了什么东西,父亲乐呵呵地解释说,带的都是“用得上”的年货。我想伸手接过编织袋,父亲却不让,嘴里一直念叨着:“不重,不重。”到家时已经很晚了,我将父母安顿在朝南的房间,之前特意收拾过,床单和棉被都是新的,被子还提前晒过太阳,蓬松得很。父母的到来,让我不禁感叹这南方城市的房子,终于有些故乡的味道了。

随着母亲开始张罗年夜饭,小屋里的年味也越来越浓。母亲先将腊腊取出,挂在阳台通风处,说让风吹一吹,煮菜更香。那坛腐乳也被打开,一股醇厚的香气瞬间飘散开。我又陪着母亲去了一趟菜市场,在那里她挑了一条活鱼,又选了几把青菜,还与卖菜的摊主讨价还价,用的是乡音,没想到摊主竟听得懂。回家整理食材时,我发现多了一小把嫩葱,母亲笑说是摊主送的,寓意过年“赠头赠尾”,图个好彩头。

年夜饭的掌勺人自然是母亲,我在一旁打下手,听她指挥。锅里的油烧热了,滋滋作响,母亲将腌好的鱼放进去,“哗啦”一声,热气腾起。父亲被香气引过来,倚着门框跟我们搭话,忽然还感叹道:“这画面跟我们在老家过年,没什么差别啊。”

听了这话,不禁一愣,转念一想可不是嘛,都是一家人团聚一堂,为迎接新春忙碌着,只是这次团聚的地方变了。往日父母守着老屋,望着村头,等我风尘仆仆地归来,如今,我是在异乡的小屋,盼来了父母。奔赴与等待,守望与归来,我们的“角色”互换,愉快的心情却没变,那份牵挂也始终在我们彼此之间紧紧相连。

年夜饭上桌,每一道菜都是老家的做法。我们三人围桌坐下,母亲夹了一块年糕放进我碗里,催促说:“快尝尝,这菜要趁热吃。”电视里正播着热闹的晚会,但我们谁也没认真看,只是守着这一桌的暖意,守着这片刻的团圆。

我想,所谓故乡,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居所。它是一盘有母亲手温的菜,是一句父亲无意的念叨,是一抹被叫作“家”的味道。当父母跨越千里,将这些味道带到我的身边,故乡的气息也悄然漫进了这间小屋,落在灯火里,暖在我心上。

童年的年兜

□郑亚鸿

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很快就要到来,每逢这时,我总会回忆起童年过除夕的情景,这天用闽南话说就是“年兜”。

小时候我和阿嬷住的那个靠海小村庄,平时都很安静,只有临近年兜才会变得热闹起来。这个时候,左邻右舍很多在外工作或上大学的乡亲都赶回来过年了,就像我在厦门读书的二叔,远在异乡打拼的父母也会归来。年兜更是我们一家人难得团聚的日子。

都说“团仔爱年兜,大人乱糟糟”,小孩爱年兜,是因为可以吃到美食,还可以呼朋引伴到处玩耍。大人会“乱糟糟”,则是要忙着置办年货和准备年夜饭。腊月里,我们家最忙的那个人一定是阿嬷,除了蒸糕炊粿,她还要提前制作鸡卷、炸枣、肉丸等过年食物。到了年兜这天,不仅阿嬷忙得团团转,孩子们也得进厨房

搭把手。我最常被派的任务,是帮忙给糕粿“点红”,这个步骤在阿嬷看来很重要,不仅是给年食增添喜庆的色彩,也是赋予食物吉祥的寓意。

年兜当天做糕,阿嬷还会顺手将面团捏成小动物的形状,说是可以充当祭拜祖先的供品,也讨个好彩头,借此祝愿阖家平安、事事顺遂。蒸碗糕时,阿嬷总是格外注意火候,生怕碗糕不“笑”,当揭开蒸笼盖子,看见碗糕“笑”了,她才会松了一口气,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听阿嬷说碗糕的“笑”,其实是面糊蒸熟后膨胀产生的裂纹。碗糕能不能“笑”,“笑”得好不好看,除了和蒸的时间长短有关,关键还在于面团发酵的时间是否充分。阿嬷常说过年蒸的碗糕会“笑”开花,就寓意新一年能“发财、发家”,所以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。家里蒸好几锅碗糕,大人便差遣孩子拿着

跟邻居分享,我和小伙伴们还会趁机比一比谁家蒸的碗糕“笑”得更好看。

至于过年兜,可以玩什么?我印象最深的是“跳火群”。这也是老家人迎接新春的一种传统方式,借此祈愿来年日子可以过得红红火火。以前年夜饭结束后,大人们都会带着小孩到屋外放鞭炮和“跳火群”。地点通常是在自家的院子或门口的空地,然后把收集起来的树枝、干地瓜藤或除尘用过的竹叶当作燃料。点燃后,一家老小再依次从火堆上跳过,有的长辈一边跳,还一边念俗语:“跳火群,跳火群。跳进来,大发财;跳出去,好福气;跳过去,吃禄空;跳过去,钱银归厝内。”我儿时只觉得这个习俗好玩,后来听父亲解释,才知“跳火群”还象征烧掉

旧岁的晦气、烦恼与不顺,也让一身尘埃与疲惫都随火而去,只留清爽与好运气新年。

当时我住的古大厝有近十户人家,大厝门口有一个大埕,每到年兜晚上,大人小孩都会聚集在那里,堆起火堆“跳火群”,脸上也洋溢着家人的“联欢晚会”,一次次热闹非凡。最兴奋的是我们这些孩子,一群人都怕火堆的烈焰,兴奋地跳过去又跳过去,长辈们坐在火堆旁,看儿孙们的精彩“表演”,时不时还拍手喝彩。

时光如梭,如今回想童年欢度年兜的场景,我仍会心头一暖,感觉恍如昨日。阿嬷蒸的糕粿、热热的“跳火群”、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,是记忆里难忘的年味,也是留在我心中最暖最浓的乡愁。

炸素丸子

□程或明

在闽南地区,除夕夜又被称为“二九暝”,每到这个时候,母亲都格外忙碌,做得最多的就是准备各种炸物。

炸肉片、炸角酥、炸年糕、炸素丸子……这些都是过去本地人家里必有的过年食物。以前家里生活条件不宽裕,即使是过年,肉和鱼等荤类食材也要省着用。比如炸肉片时,母亲会给薄薄的肉片裹上厚厚的面糊,这样一块肉就能做一大盘炸物。好在她的厨艺好,做出来的炸肉片口感酥脆,孩子们顾不得在意肉多肉少,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不过我最爱吃的过年炸物,是母亲做的炸素丸子。它制作时需要将红白萝卜刨成细丝,再拌入地瓜粉与鸡

蛋液搅拌均匀成粉浆,接着用手将米浆搓成一个个小丸子,再放入滚烫的油锅中至表面金黄。我吃着炸素丸子,喜欢蘸一点陈醋搭配,每次一口一个,压根停不下来。弟弟不喜欢红萝卜的味道,即使丸子炸得喷香酥脆,递到嘴边,他也不肯张口尝一尝。如此一来,炸素丸子几乎成了母亲特意为我一人准备的过年小食,每次她还会多搓几个,笑说让我吃个痛快。

等一堆炸物做好了,母亲便将它们整齐码放在一口大铝锅里,除了家人享用,还当作祭拜的供品。从“二九暝”开始,母亲会陆续从铝锅里盛出一碗碗炸物,摆上供桌,再搭配新鲜水果与干货,比起炸物,这些食物种类丰富多了,其中水果有

苹果、梨、冬枣、香蕉和橘子;干货则是香菇干、黄花菜干、干豆皮、红枣和桂圆。不过家里的孩子更馋炸物的味道,往往不到正月初九,一大锅炸物便被我和弟弟瓜分了,吃得一点不剩。母亲只得赶紧再做几锅炸物补充,直到重新把那口铝锅装得满满当当,她才会放心。毕竟直到元宵宵,家里都不能缺这些祭拜的供品。

后来,家里条件慢慢变好了。过年时,母亲炸锅里的食材也愈加丰富,有过去吃不到的炸带鱼、炸鸡腿、炸鸡翅,还有料多粉少的炸肉、炸浮粿、炸海蛎,花样多得让人应接不暇。反倒是我念念不忘的炸素丸子,很少再出现在过年的餐桌上。直到有次临近春节,我跟母亲提起想念炸素丸子的

味道。她一听还有些惊讶,笑说:“我以为你小时候吃多了,不会再想吃。”虽然母亲没再多言,但从那年开始,家里“二九暝”的灶台又会飘起熟悉的炸素丸子香气。

年兜又快到了,母亲也要开始忙碌着炸各式年食了,如今不用提前打好招呼,她总记得多炸些素丸子。不像过去那样省着食材,母亲每次都要搓一大盘素丸子,将它们炸好后盛在铝锅里,让我随时取食。我也不再是只懂抢食的孩童,而会站在灶边陪母亲说话,看火光映着她的眉眼。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眷恋的,不仅是母亲亲手做的家常味道,也是那抹独属于年兜的烟火气,还有藏在这些吃食里,简单又快乐的旧时光。



过年歇后语

- 年画上的鱼——年年有余
释义:借“鱼”谐音“余”,表达新年生活富足,钱财、粮食都有结余的美好期盼。
- 过年吃年糕——步步高升
释义:年糕的读音和“年高”相同,寓意新一年学业、事业节节向上。
- 春节放鞭炮——响百应
释义:爆竹声响呼应新春氛围,也形容一件事引发多方响应。
- 大年初一穿新衣——焕然一新
释义:春节穿新衣服,象征辞旧迎新,人的面貌和气象全新。